



小說連載 (7)

琳珍的世界

杜比亞

第八章

(一) 離開青島 輾轉南下

當時是山東省主席兼警備司令的王耀武，為了給 57 師眷屬蓋房子，送了不少磚頭。

但 57 師一場濟南戰役失利，整個師被圍，官兵被俘，等於整個部隊垮掉。眷屬的房子也不要做了，四十萬塊磚頭只好賣掉。

此後卓九調回有光榮歷史的七十四軍擔任副軍長，旋又調 100 軍副軍長，但周適濤軍長徐州戰役受重傷，住進上海醫院，卓九奉命為軍長。且駐湖南從新整補，由司令黃達公黃杰督訓。

卓九自接任 100 軍長後，原想任作戰沉著冷靜、帶兵鍊兵均有方法，受官兵愛戴的楊永剛為 19 師師長，結果衛育青卻當上師長，楊依然留在原軍部 57 師，並任副師長（師長為楊晶）兼代軍參謀長，後率部隊支援濟南，與大批共軍作生死戰。自此卓九與永剛親如兄弟的革命感情暫時告一段落。

三十七年秋，湖南省主席程潛高唱「湖南人民自救」口號，對中央勸亂政策陽奉陰違，遂其陰謀活動。卓九身處湘西曹振亞等叛亂，深知這些叛亂者是以威脅政府作政治上的敲詐，做種種不合理要求，以滿足政治慾望。卓九認為不遏阻將這些叛徒，不但百姓生命財產會受害，整個國家也受禍無窮。

他率領部隊除以火力予以痛擊外，也出面開導疏通，使大家共體時艱，顧念大局而和協團結，並派黃璉為代表跟湘西一些強人如田再龍、宋發生、羅文傑、張玉琳等談判、周旋，總算平息了一場紛亂。

卓九深知局勢不能一時平靜，共產黨的勢力日益坐大，有撩原之勢，他身為中華民國國軍的一份子，當然會為國家盡全力保衛奮鬥，即使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。但他也以妻兒為念，不願他們受到傷害，所以早有決定，要琳珍把貯水山路的房子處理掉，這棟有庭院的樓房是王耀武送給卓九的，如今要賣掉，也是不得已的做法。

但是卻一直賣不掉，雖有人出 150 兩黃金，但卓九認為太便宜，不願割愛，琳珍認為既然賣不去，就出租吧！最後以每月 3 袋麵粉，租給一家公司，公司老闆認為划得來，自動加碼說：「我給你們一年 40 袋麵粉！」

誰也沒想到以後的房租，該如何收取？就匆匆搭輪船到上海。那輛黑色轎車早一步運到上海，請經營紡織的姜居元先生代管。姜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，除上海外，漢口、鎮江、杭州都有分公司。

由青島坐船到上海的人員有：琳珍母子五人、宏嫂母子四人、小伙、鄧篤儒、楊學賓、董司機、劉媽、杜占元、鄭劍英、陳春發（岳陽人，處長勤務兵）跟哈利。

這是琳珍第二次到上海。她沒有興趣逛十里洋場的上海，雖然經過上海外灘、進過永安百貨公司，但都沒有引起她的興趣。在江太太家住了兩天，一夥人坐上火車直赴鎮江。不過，董司機因想念家鄉的妻兒，決定回轉青島。他說：「俺捨不得兒子跟老婆，何況車也沒帶來，俺沒用途啦！」

琳珍很是不捨，但也無法挽留，給了他一筆路費，與他告別。

他們坐火車到鎮江。上了車廣播說：「因調渡車子關係，本車次將延後開駛，請乘客稍待！」

這一等，等了半個鐘頭，小伙跟一些乘客有些不耐了，紛紛下車透氣，哈利也跟著下車解放一下。

哈利是隻經過訓練的德國狼犬，自從到杜家後，表現得忠心耿耿，琳珍每回出門，牠會自動先上車等待；對小

主人也是一片忠心，岳生最喜歡把她當馬騎，貯水山路的房子範圍大，哈利更是盡忠巡邏任務，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引起牠的注意。

這次南下，當然帶著牠，牠已是家裡的一員。

在等待的這一段時間，牠是上上下下，不得安寧，負起保衛主人的任務。

可是，誰會料到，火車突然在一聲「吼怒」聲下起動，哈利下車撒尿，居然沒來得及跳上火車。

「哈利還沒上車！！」泰生幾乎哭了起來！

「哈利！哈利！」岳生也狂喊！

「哈利！」琳珍看著哈利越來越小，盡管哈利狂奔緊跟火車，還是追趕不及。

哈利就這樣失散了。

這次到鎮江，住在 57 師師長陳述文的房子，因為他已調到蘇北。

泰生、岳生在青島已上學了，到了鎮江自要繼續唸書。但因是中途插班，學校沒有桌椅，琳珍願意自買課桌椅，才順利做個旁聽生。

「旁聽生無所謂，」琳珍對校長說：「孩子的學業是不能斷的！」

鎮江的天氣，在十一月已很冷了。教室裡沒有燒火爐就冷得無法上課，每個小朋友的小臉蛋都紅咚咚的。泰生跟岳生是插班生，跟大家不熟，也不會說鎮江話，鎮江話跟上海話、蘇州話也許大同小異，但和岳陽話的差別可大了，不過，上了幾天課，兩個人就學會鎮江口音了。

「我們可能還要到長沙呢，」琳珍問泰生：「你能說長沙話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！」泰生說。

「我也能！」岳生說。

「我能！」剛會說話的辰生也不甘示弱。

「喔！喔！」牙牙學語的小女兒，在劉嫂的懷抱裡也想說話了！

琳珍看著四個兒女，禁不住展開了笑容。

他們都是她的寶。

(二) 岳陽會館 暢叔大喜

暢明、宏哥一身襤褸、滿臉疲憊地來到鎮江。這時卓九剛好在鎮江整軍並收容被俘人復原的安置善後。

說起來這是一段陰陽交錯的經過。

孫逢林接替方永宏為人事主任後，接到王耀武的公文要卓九到濟南，但不知什麼原因，他壓了兩天沒給卓九，而就在此刻，32師發表趙霖將軍接任軍長，卓九改調100軍軍長，也就沒去濟南。

八月，濟南情勢危急孤立，四面國軍均距國軍數百公里，共軍發動40萬兵力圍攻，又因補濟困難，濟南之役我軍敗戰，暢明、永宏等均徹離不及而被俘。

我們中國人一直認為，漢賊不兩立，往往在戰敗時自殺成仁。像卓九的生死之交張靈甫師長就在沂蒙山區孟良崗之役失利，率高級將官多人集體舉槍自殺成仁，可謂驚天地泣鬼神。但有時情勢不同，自殺不允許，被敵人俘虜並不可恥，只是一次失敗、挫折。

但現在有規定，凡被俘者，革除軍職，永不錄用。暢明、宏哥好不容易被釋歸來，想回部對也不行，只好跟著琳珍。卓九認為暢明是琳珍的長輩且能力強、人實在，所以將琳珍跟孩子們完全交給他照顧，以使自己無後顧之憂。

鎮江住了一個多月，泰生又要跟他剛剛熟悉的同學說再見，跟著家人到了金華。金華距小伙的老家仙居不遠，他向琳珍報告，很想回家，琳珍問：「回去幹什麼？」

「看看家人！」

「看家人可以，但要回來！」

「我可能不回來了！」

「不回來不行！」

「有別的人可以照顧太太跟孩子們呀！」

「軍長答應了，我就沒問題！」琳珍把問題丟給卓九。

卓九沒有答應。他知道小伙回去，就不太可能再來，而琳珍母子跟這個家需要像他這樣忠實可靠的人。

小伙沒能回家，並沒有抱怨或不滿。他已對杜家有了感情，幾個小孩都離不開他。

金華的學校才唸了不到一個月，舉家又到了長沙。

到長沙時已是農曆年前兩天，一時找不到房子，只好住在一家可以包伙的旅社。

除夕大年夜就是在旅社過的。老闆弄了一桌豐盛的菜餚，大家舉杯祝國共戰爭趕快結束，大家過真正太平的日子。

泰生舉起杯子：「祝爸爸打勝仗！」

他只知卓九在打仗，在那兒打？為什麼打？小小心靈似懂非懂，他知道國家不太平，爸爸是在為保衛國家，跟共產黨打仗。

可是，大家不都是中國人嗎？為何要打仗呢？

琳珍已囊中羞澀，住宿跟年夜飯的開支，還是將彬彬做百日時的小金片換來的。

暢叔打聽到岳陽會館，現因放寒假學生回家，空下不少房間，就將大夥搬了過去，一天包括吃住才兩毛錢。

年初五，神出鬼沒的杜見明出現了。這次他又帶來老太爺跟中俊的父母親，琳珍弄不清是卓九的意思，還是老太爺自己的意思，反正公公來了，就得盡一份力，雖然琳珍這位媳婦，平日跟公公沒有什麼話題可說，但琳珍盡力做個好媳婦。

岳陽會館的開支雖然不大，但一夥人固定的開支還是可觀。琳珍本就沒什麼積蓄，手頭很緊。正在發愁的時候，小伙在街上巧遇劉之華跟洪副官，知道他們在跑單幫，劉之華建議小伙可以作香煙生意。

跟暢明叔商量後，決定做長沙跟岳陽間的香煙跑單幫。過程是這樣的：

在長沙批發好香煙後，坐晚上十點的火車北上，天剛亮到岳陽。永宏的弟弟源夫幫忙一起送到煙行，如此兩天跑一次。小伙因是軍人，又是「軍官」，所以坐火車不要錢，生意的賺頭，都給了琳珍當家用。

這種跑單幫直到岳陽吃緊才停止。

這年的青年節，方暢明辦了一件喜事。

步蘭介紹李四爹的女兒李雁秋給暢明，三月二十九日在岳陽會館舉行結婚典禮。

步蘭是介紹人。琳珍、琅珍、老太爺、張嫂、宏嫂、泰生、岳生等都參加了。

泰生對這位年輕的雁爹很有好感，認為她是一個很有點才華的新娘，他也認為步蘭是個最慈祥、最溫柔、最有才華的外婆。

他最喜歡聽外婆說故事、唱兒歌，尤其對外婆信手幾筆就能畫出漂亮的花、樹、鳥，更是佩服。

琳珍對這些完全不行，她有時看到泰生畫畫，認為泰生遺傳到姆媽的藝術天份，不只一次地對琅珍說：「想不到泰娃仔遺傳到姆媽！我們幾個姊妹弟弟都沒有！」

「是呀！」琅珍說：「泰娃仔是隔代遺傳！」

其實，泰生不知道什麼叫藝術，但他喜歡一切美的東西。

不久，琳珍帶著岳生到常德，跟卓九會晤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劉嫂跟見明突然不告而別。彬彬還沒有斷奶，哭著找劉嫂，小伙沒法，想去買奶粉充人奶，但市面上買不到，只好買麵糊沖成糊，給彬彬充飢。彬彬那時很認人，除了劉嫂之外，只要小伙。一不如意就哭過個不停，很讓人受不了。

每遇到這種情形，泰生就罵：「好哭的臭妹子」，然後岳生也會跟著罵：「臭妹子！」。

但泰生很喜歡這位妹妹，常常幫她梳小辮子，但他受不了女生的哭。

（三）節節南下 生活艱困

徐蚌會戰的失利，整個局勢逆轉。

共產黨趁勝突破長江天塹，攻進上海，林彪挾席捲華北的餘威，蜂湧南下，武漢失手，長沙綏署主任程潛對中央部隊之補給，肆意阻擾，並高唱「湖南人大團結」，陳明仁也喊出「不願長沙五十萬市民聽到槍聲」，再加上各種謬論到處宣言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暢叔的侄子方騫一這時正在長沙，在岳陽會館遇到琳珍，喜不自盡，他知道卓九是位勇敢善戰的將軍，十分羨慕敬佩卓九，也就跟著琳珍。

一日，他帶著泰生在街上閒逛，居然遇到榮梅跟她的先生胡童慶。

榮梅夫婦帶著簡單的行李，離開岳陽一路南下，正不知該如何是好的當兒，遇到騫一，知道琳珍也在長沙，自是喜出望外。

這兩個同年同月只差一天生的姑姪，幾乎十年沒見面。

琳珍現在已是四個孩子的媽了，榮梅雖已婚，但沒有孩子，先生胡童慶高高瘦瘦的，也是岳陽人。

「喊梅爹跟姑爹，」琳珍對孩子們說：「他們是媽媽的姑姑跟姑爹！」

「琳珍，妳真是好福氣，」榮梅說：「打小我就知道妳好命！妳看妳，三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九哥又是大將軍！」

「是軍長！」岳生嘟著小嘴糾正。

「岳娃仔說得對！」榮梅抱住岳生親著臉：「好聰明的娃仔。喔！怎麼發燙呀？！」

琳珍這才發現岳生額頭髮熱，趕緊送到湘雅醫院，診斷出是傷寒，需立刻住院。

但是長沙不穩，卓九忙著佈署跟備戰。知道長沙非留住之地，他當機力斷，請暢叔帶著一夥，往衡陽方向移動，琳珍要等岳生病痊癒後，再到衡陽會合。

「不能一起走嗎？」泰生問。

「越早走越好，我們人多，分批走比較好！」

其實卓九已做最壞打算，他的生命已交給了國家，但他家人的安寧要做最完善的處置，他相信國民黨該打敗共產黨，但他也做了最後的計劃——退到臺灣。他要暢明想辦法跟已隨鹽務局撤到臺灣的雅成叔聯絡，打聽臺灣的情形，因為他們聽到的訊息說，臺灣人心動亂、物價很高，一個「榻榻米」要一兩黃金。雖然他們不太清楚「榻榻米」是何許東西。

但是寄出去的信，像沉入大海的石頭，毫無音訊。

現在，杜家分成了三條線。一條是由暢明帶領，包括雁秋，榮梅、童慶夫婦、中俊，琅珍、中郎姐弟，泰生、辰生、彬彬兄妹，小伙，楊學賓跟鄧篤儒，一條是琳珍帶著岳生，一條是在戰場的卓九。

琳珍帶著岳生跟卓九見面後，部對由常德而桃園而邵陽而寶慶而芷江。跟在身邊的勤務兵王莫澤，四十多歲，四川人，一如其他的勤務兵一樣，照顧著琳珍母子。此時的琳珍身邊只有岳生一個小孩，顯得有些冷清，小岳生倒滿想念兄弟的，因為他沒有玩伴。琳珍也思念兒女，但她也知道孩子會被照顧得很好，幾個小孩都被小伙帶過，所以都很親小伙，反而不太在乎她這個媽媽。就像這次她帶岳生到常德見卓九，岳生還不太想跟她來呢。泰生、辰生對她的離去，也沒表示一絲不捨，反而直揮手說「姆媽再見！」

但她總是想到孩子。

不知怎麼的，後來她居然跟暢明等失去聯絡！

這邊由暢明帶領的一群，因長沙吃緊，一夥南下衡陽。

暢明先前受到卓九的指示與拜托：「我將琳珍跟孩子們交給你！我信任認你！局勢隨時在變，是好是壞都不難講，最壞的打算也要想到。往何處走？如何走？我現在也無法給你明確的說法，但大原則是：以白崇禧將軍為命是從！我身為革命軍人，生命已交給國家，無法照顧妻兒，你是琳珍的叔，看在這份情分上，也請你幫照顧她們母子！」

「軍長放心，於公於私，我都會全力以赴！」暢明嚴肅而認真。

衡陽危急。

暢明決定移往桂林。並請童慶與小伙往廣州拿取早由上海即已運至廣州，暫放在琳珍表姐易常華家中的十餘件的行李。

大家想，抗日時大後方硬挺了八年，最後還是打敗了日本，現在就算退守到了最西南的雲貴，應該是維持成一個雙方對立的局面。

不過，不同抗日的情形是，如今有臺灣可以做最後的依據地。

但是，寄給在台灣雅成叔的信，一點消息都沒有。是沒收到寄去的信？業務太忙無暇回信？臺灣情況不好？想遍理由，就是想不出不回音的原因。

桂林已是南下逃難的集聚地。房子很不好找，暢明總算找到一棟二樓的木造屋，共有五間房。說好說歹，將房租由每月三十元降到二十四元。

五間房分配如下：暢明夫婦一間，琅珍帶彬彬一間、梅姑童慶一間、宏嫂跟小孩一間，中俊、小伙帶辰生、楊學賓、鄧篤儒帶泰生擠一間。

每天吃兩餐：上午十點半跟下午四點半。飯菜由楊學賓作，小伙打雜跟挑水。

離住處不到一百公尺就是漓水，洗衣的、洗菜的、挑水的，還有下午去洗澡的，整個河水，從早到晚都熱鬧非常。

男人都到河裡洗澡。泰生、辰生不懂洗澡，玩水是真的。這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刻。

住在桂林的這些日子，也夠苦悶的，暢明尤其心情苦惱，卓九給他的盤纏越來越少，局勢對國民黨也越來越不利，琳珍的情況也不明，卓九的情況更是不清。偏偏還出了事，隔壁著火，濃煙密佈，他吩咐小伙、篤儒等男人照顧好小孩跟行李，趕緊到樓下避火。但就是看不到榮梅跟雁秋，原來這兩位，還慢條斯里在房裡收拾軟物呢！

「妳們還要不命？」暢明發了火：「還不趕快給我滾下來！」

「暢爹好兇！」泰生說。

小彬彬嚇得哭了！

「乖乖！別哭，大家平安就好！」

彬彬一天到晚都要小伙抱，一放下來就哭，一哭就好久。一天中俊、中郎帶泰生、辰生，小伙抱著彬彬到河邊散心，小伙把彬彬放下，想不到彬彬跨步會走了，大家一齊歡呼：「妹子會走了！」

任何一點不同的生活點滴都令人說個不停，因為日子太鬱悶了。每天都在等待局勢好轉，但得到的訊息剛好相反。

不是這裡失守，就是那裡淪陷。

桂林的難民愈來愈多，暢明更煩心的是跟琳珍失聯了！

事實上，琳珍帶著岳生也心急如焚，不知暢明等的音訊。在武崗，她想兒女，連岳生都說：「姆媽，我要跟泰哥玩，我也想妹妹。」

「姆媽也想呀！」

「那怎麼不到他們那裡去呢？」

這句話讓她語塞。

只知道卓九在湘西一帶也不知該如何聯絡。他想到白崇禧司令，打電報告知和家眷失聯請求尋助。白司令很賞識卓九，立刻下命令全力搜尋，終於跟琳珍聯絡上，更和暢明拉上線。

琳珍立刻坐飛機由芷江到桂林與兒女們重逢。

「去接姆媽了」泰生高興地說。

「我也要！」辰生見哥哥說什麼就跟著說。

「你太小不能去！」

「我要！」

最後到飛機場接琳珍的人有：暢明、小伙、琅珍、中郎跟泰生。

琳珍見到泰生，笑著摸摸臉蛋：「泰娃仔，有沒有聽暢爹的話呀？」

泰生點點頭，模了一下琳珍的大肚子。

「姆媽快生妹妹了！」

「不是弟弟？」

「給彬彬添個妹妹作伴！」

（四）桂林柳州 度過中秋

琳珍跟岳生與大家重逢後，又住了一個月，桂林的情況也轉危。暢明跟琳珍商量該往何處去。

「我依暢叔！」琳珍說。

「往廣州走！」暢明說：「走一步是一步，先到柳州！」

柳州位廣西中部偏北，城內外也是充滿南逃的民眾。大家似乎只知一個勁兒向西南走，柳州、廣州、貴陽，甚至昆明都是新據點。

「如果再走，要走了那兒？」琳珍問。

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！

大家都知道還有臺灣，但臺灣太陌生了，向雅成叔問訊，一直沒有任何回音，更使他們對臺灣充滿一種好奇的恐慌。

這年的中秋就在柳州渡過。這年是農曆閏七月，中秋這天已是陽曆十月六日了，氣溫已相當涼了。

柳州的月亮一樣明，但是大家已無心賞月，也沒心吃月餅。

月圓但人未圓，琳珍指著天邊的月亮問孩子們：「看到嫦娥沒有？」

「看到了！」泰生說。

「我看到小白兔了！」岳生說。

「我看到月亮了！」辰生說。

「要亮亮！」剛剛會說簡單話的彬彬說。

過了中秋，暢明決定到貴陽。

貴州山多、地不平、也多雨。

人員好辦，大批行李是一大問題，租車不但花費大，而且還租不到。幸而卓九有先見之明，早就跟琳珍的一位姑姑的先生孫先生打過招呼。孫先生紡織公司有車，他派一輛車載人，一輛車裝行李，由小伙跟孫陽東護送。

汽車在顛波的山路行駛，變成了氣車。更惱火的是裝載行李的這輛，走到山腰中，喀嚨一聲，車的橫軸斷了，車子無法動彈。而此山區是搶匪出沒地，司機可以回柳州買材料，但車上的行李要人看守。

小伙當仁不讓（也非他莫屬），孫陽東願留下陪同小伙看顧。

「謝謝你啦！」小伙笑說：「要是杜見明在，他決不會留下來！」

這一夜，兩人幾乎沒有闔眼。

(五) 桂林失守 退居昆明

貴陽只是個轉運點。宏嫂離開青島並沒有跟琳珍，而是跟著部隊眷屬走的。

她到沅陵、芷江而到貴陽，才跟琳珍碰頭。

「宏嫂，」琳珍握著宏嫂的手說：「我們可不要再分手了！」

「是呀！」宏嫂跟這位將軍妹妹很談得來，她的個性很剛烈，最討厭吹牛的人，偏偏永宏愛吹噓，雖然他滿有才華，做事也有一套，但就是愛自誇，正好犯了宏嫂的大忌，因此兩夫妻常常吵架，甚至大打出手。

她這時又大著肚子，跟琳珍一樣要生第五胎，她第一胎男孩懷岳，大泰生一歲，不幸五歲時得肝炎夭折；老二懷軍，大岳生一歲；老三懷誠，大辰生一歲；老四懷明，大彬彬半歲，都是男孩。

「希望這胎生個妹子！」

「我也是！」琳珍說。

貴陽沒住多少久，桂林失守，人心惶惶，大家到了昆明。

昆明住在孫堅新屋的四樓，孫堅的太太是琳珍的姑姑。此外 19 師師長衛育青太太、宏嫂住三樓。新屋已有水電，不必小伙辛苦挑水了。

泰生、岳生、中郎、中俊都得找學校上。小學還好找，中學就麻煩了。

昆明話跟四川話有些相似，跟桂林腔也很接近。泰生跟岳生到那兒上學，很快地就學會那兒話。泰生很喜歡長沙腔，經常用長沙腔念書，如今到了昆明，又得用昆明腔念書了。

昆明說起來四季如春，其實到了十一月，也蠻冷的。

有天，早上在學校，下了一場冰雹，像黃豆般大小，兩個人好驚喜，下冰雹的時候正好下課，小朋友們個個歡欣張大手接取自空而降的小冰塊。

回到家裡想告訴琳珍下冰雹的趣事，卻不見媽媽。

「媽媽呢？」兩個人問。

「生弟弟了！」梅姑說。

「又是弟弟？」岳生憋著小嘴。

「如果是妹妹就好了！」泰生說。

「傻娃仔，」梅姑沒好氣地：「弟弟妹妹不是一樣嗎？都是你姆媽的小孩，你們的弟弟呀！」

杜家老五，很自然地取名昆生。

昆明現在已是國民黨最後的一大據點。撤退到此的眷屬跟老百姓，個個都不知下一步該往何處？按說，要到臺灣，應該先到廣州。

但現在已到了昆明，該往何處走呢？再往南走就要到越南了！

到臺灣是唯一的選擇了。但到臺灣要辦入境證，不是一兩天可以辦好的，就算辦好了，飛機票也不好買，而且是一大負擔。

「我還可以負擔，」琳珍說：「能到臺灣就行！」

「可是——」暢明習慣性皺著眉頭不說下去。

他憂慮的是入境證跟飛機。每天飛機場擠滿了人，飛往臺灣的飛機已無定班，也就是說，只有包機才能飛往臺灣。

暢明每天都在想辦法！

十一月底，暢明帶來一個消息，17 兵團劉家樹司令包下一架專機，不必入台証。因此跟琳珍商量，可以搭此機赴臺，大人每人黃金五兩，小孩折半。

「妳跟孩子們可以坐這架專機，」暢明說：「我們跟小伙他們則到廣州坐船到臺灣。」

琳珍想也不想說：「要走大家一起走！」

暢明皺著眉頭說：「價錢太高了！」

「暢叔，你是知道的，卓九不要錢，我更不知要錢，但幾年來，軍需按時都給我一些，我也沒有動它，我想我可以負擔這筆旅費，我們一家五口，妹妹琅珍，弟弟中郎，姪子中俊，你跟雁嬸，梅姑跟姑爹都要一起走，小伙要看行李，他和篤儒楊學賓就到廣州坐船！」

「這——」暢明算了算：「這樣要花四五十兩金子呢！」

「我還有！」

「可是卓九現在失聯，到了臺灣還要吃、住——總有坐吃山空的一天。」

「你們一定要跟我一起走！」琳珍固執己見。

「就算我們向琳珍借的好了！」梅姑說。

十二月二日一早，琳珍一夥就帶著簡單的行李來到機場。小伙來送機，抱著未滿月的小五昆生。

暢明找到劉司令的外甥吳處長，他是這架專機的負責人，他很客氣地對大家說：「飛機什麼時間飛，沒個準，要看機場的調度，我們先把大件行李搬到機上，然後找個地方休息，不要亂跑，一有消息立刻上機。」

大家把東西搬好後，找個角落坐下等候。

昆明機場已呈一片混亂，原定的班次全部打亂，有機票的、沒機票的都亂串，櫃臺前擠滿了焦急不安的人，都希望可以立刻離開此地。

等到下午三點，吳處長終於宣佈可以上機了。抱在小伙的昆生睡得正酣，琳珍就對小伙說：「你就抱他上機，放到椅上再走吧！」

小伙就抱著昆生上了機。

泰生兄弟知道小伙不跟他們一起走，異口同聲地叫：「王王要跟我們一起！」

等了好一陣子，飛機還沒有起飛的樣子，好些人都睡著了。

突然，外面響起引擎聲，接著。機門卡嚓一聲關了。

「喂！我還沒有下去呀！」小伙急得站起來想下機。

但門已關，飛機已滑動。

「怎麼辦？」小伙問。

「別急！總會解決的！」

「哇！王王跟我們一起走了！」

飛機還沒到香港前，發點心時就發現多了三位名單外的乘客，除了小伙外，還有鄧定遠副軍長的兩位家屬。

琳珍只看見吳處長跟一位說英文的外國人口沫橫飛地說話，看似吳處長在說好話打圓場，希望把多了三個人的事化解掉。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吳處長終於對大家說：「飛機在香港加油、檢修候後飛臺灣啦！」

「沒事就好！」琳珍看著熟睡的昆生說。

飛機在黑夜中停在松山機場，任何人不得下機，因為臺灣的人員發現多了三個人，依規定要原機非飛回原出發地。

琳珍嚇住了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她看見暢明、吳處長跟鄧副軍長的一位個男人跟一個個子不高，口操北方腔的男人交涉。

除了聽到他們幾個人的聲音外，偶而也聽到：

「那家出事就送那家的人回去！」、「不要因少數人害了全體！」的話。

不時夾著昆生的哭聲，整個氣氛低迷得令人窒息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暢明帶著笑容對大家說：「我們下機吧！」

「沒事了吧！」琳珍悄悄問。

「沒事了，吳處長打了一個電話給陳誠的太太！劉司令的太太跟陳誠夫人的私交好！一切沒事！」

很多事情要靠關係的。

琳珍嫁給卓九後，幾乎跑了三分之一的中國，身經八年抗日、四年抗共的日子，生育了五個孩子後，來到了台灣，這是她作夢也想不到的事。



杜家全家福（後排右2是侄兒中俊）

第九章

(一) 初次抵臺 家住台中

琳珍不知道下了飛機後，要坐車到那兒？反正大家跟著暢明行動。

車子走了半個多鐘頭，終於停在一個日式的屋前。原來到了北投。

屋前有個「湯」的招牌。

「湯？」泰生問琳珍：「我們來喝湯？」

「誰知道？你餓不餓？」

「好餓！」

「大家拿好東西，」暢明對大家宣布：「今天我們就睡在這裡！」

說完，他就帶頭往裡走，進到玄關，想要進去。

「先生，請脫鞋！」櫃臺的女服務員趕緊阻止。

「脫鞋？」暢明一時反應不過來。

「這兒的習慣，進屋子裡要脫鞋！」帶領大夥來的一位中尉軍官說。

「大家脫鞋呀！」暢明對大家叫喊著。

中郎不知是沒聽到，還是懶得脫，依然穿著鞋進去。

「中舅，」泰生對中郎說：「要脫鞋！」

中郎脫了鞋進去，走了兩步，撲通一聲，一塊黃冬冬的金塊，從褲管掉下地，他居然沒有感覺。



卓九和琳珍賢伉儷



泰生和岳生兄弟與國勝小阿姨攝於台南赤崁樓

泰生眼尖，趕緊拾起來，拿去給琳珍：「姆媽，中舅掉的！」

琳珍嚇了一跳，接過金條，罵了一聲：「這個死中娃仔！」

原來，琳珍這些黃金都是未來過日子的本。

為了風險，化整為零，將熱水瓶中瓶膽拿掉，放進用布包住的金條，每個大人帶兩塊在腰裡。

想不到中郎大意，掉了重重的一塊金子還不知道。

放好行李，大家到一間比較大的房間吃飯，矮桌上放了菜飯。

「坐在席上吃？」琳珍問。她說的席子就是「榻榻米」。

「日本人的吃法！」

大家滿新鮮的，加上肚子早就叫餓了，一夥也就坐的坐，跪的跪，狼吞虎嚥起來，一碗飯沒兩下子就見了底，但也不見有人添加米飯。

暢明趕緊去打招呼，請加添米飯。

「他們這裡規定一人一碗，多吃要加錢！」

「真是的！」中郎抱怨。

「她們認為我們個個是飯桶！」

不知道為何下了飛機，就被帶到觀光休閒的北投來。住了兩夜，暢明感覺不能再住下去了。跟張動之一——青島時的軍需處長打聽，台中是個適合住家的地方。同時從電話裡也找到了一直沒有信息的雅成，他也說台中不錯。

於是，暢明跟琳珍決定到台中找房子。

164

首先是離開貴得嚇人的北投，到台北火車站，住進一家小旅社，第二天一早，坐上平快車到台中。

先在台中車站附近找到旅社，暢明、童慶跟小伙開始四處找房子。

比起台北，台中要小得多，中正路、民權路走個三、五百公尺就已房屋稀疏，很多道路還是石子路。

盲目地找了兩天，一點頭緒都沒有。

正在發愁的時候，看見一輛軍車停在時代路，上面坐著一位軍官。

暢明走過去打招呼：「對不起，我們剛由昆明到這裡，想要在此地看看房子，但人生地不熟，摸不住頭緒——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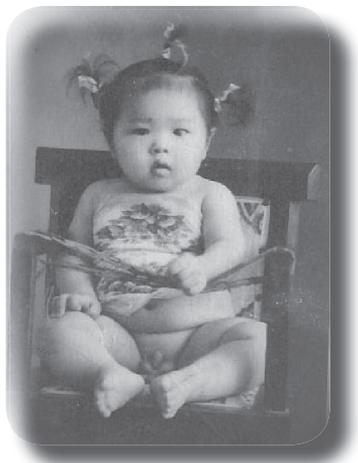
「你們要找房子？」軍官說：「正好，我奉調到花蓮，房子要脫手！要不要看看，就在時代路 14 號！」

時代路 14 號的房子是座純日式的平房。據說是日本軍官的公館。日式的拉門、玄關、榻榻米、廁所、庭院——。房內的建坪有四十坪，客廳、臥室完全榻榻米、紙門，走廊是地板。琳珍、琅珍帶彬彬、昆生住一間，暢明雁秋夫婦帶岳生住一間，榮梅、童慶帶泰生住一間，其餘中俊、中郎、小伙帶辰生睡客廳。都是睡榻榻米，晚上鋪好墊被，擺上被子枕頭就可睡了，白天捲起來放進櫃子。



琳珍跟四個兒子攝於 39 年夏天

庭院約有百坪，南面後院有兩棵很大的芒果樹、一棵梨數，東院有檸檬樹、金橘、棕櫚、富綠桐，進大門的兩邊有不少山蘇、蒲葵、柏樹、美人蕉、石榴——。可惜，沒有一個人懂得照顧這些植物，只會掃掃落葉，沒有人種花弄草。倒是屋外的空地，沿牆約二十公尺長的空地，小伙種了些空心菜、小白菜。



八個月的小

把一切剛整理好，農曆年快到了，這是到臺灣第一個農曆年。

琳珍掐指算算，從她跟卓九認識以來，她過農曆年的地方幾乎年年不同：二十七年在岳陽認識卓九，二十八年在岳陽與卓九定婚，二十九年在對口，與卓九過了一個簡單的戰爭年，三十與三十一年都在吳集，三十二年在衡陽，卓九沒有回來過年，三十三年在武崗，三十四年在鎮江，沒有卓九，三十五年在武昌，也沒有卓九，三十六年在青島，是一個最安逸的年，三十七年在長沙，逃難中的苦中作樂的年，三十八年卓九還沒有音訊、三十九年都在台中。以後呢？琳珍想都不想。

現在已到了臺灣，還會不會走？能走到那裡？誰也不想，想也枉然。

自安居台中後，日子總算比較安定，與雅成也聯絡上了，琳珍決定到台南拜訪這個長輩，一方面是做晚輩的一種禮貌，二來也要談談別後的離情，記得上次還是十多年前，雅成帶著新婚的新娘回岳陽過年，那時她還是未婚的黃毛丫頭。

他們原定要到台南住一個禮拜，與這個在台灣的親人好好訴訴離情的，可是住了三天，情況很不是味道，泰生孩子口中的婆婆，也就是雅成的太太不是喊頭痛說吃不下飯，就是說身子很累，無法陪大家而在臥室睡覺。

更叫大家不是滋味的是，一個紅燒肘子每餐拿上拿下，婆婆口喊：「大家吃呀，這肘子很好吃呀！」

但是沒有人動筷子夾它，因為整個肘子沒切，肘子的皮根本沒法動，主人不把它切開，客人如何動筷？

暢明感覺出，這位雅成嫂心口不一致，表面上客氣、和藹，像位長輩主人，但實際上讓客人感覺不太受歡迎，巴不得客人趕緊離開。

尤其當琳珍問雅成：「雅叔，我們寄來的信怎麼都沒回音？」

「收是收到，只是一一嗯嗯——啊啊——」

這邊雅成嗯啊說不下去，那邊京片子出口：「噯呀！你們這雅成叔個性就是這樣！嗯嗯啊啊的，辦事不痛快的。不過呀！也確實忙，每天忙得他一回來就癱了不想動，要不就喝酒，一喝酒就啥事也不想做！我可常對他說，你多少要回琳珍的音呀！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妳們不是常常動嗎？我也怕你們收不到信！」

「我們對臺灣完全不了解，」琳珍說：「您老給我們一點消息，也免得走好多冤枉路！」

雅成只會笑著：「——嗯嗯——啊啊——」

「妳看，妳雅成叔只會喝酒！」

「我要王王！」辰生要小伙。

「誰是王王？」京片子問。

「卓九派來的，人很忠實可靠！來了快十年了！」

「我要王王！」彬彬也要小伙。」

「我看我們回台中吧！」暢明提議：「也快過年了！」

「噯呀！」京片子熱情起來：「再玩兩天嘛！我做紅燒肉給你們吃！」

紅燒肉不能讓這夥台中客留下來。

在回台中的火車上，琳珍一臉疑惑地對暢明說：「我還是不明白，雅成為何不回我們的信！」

「姐，」琅珍說：「妳看不出雅叔一喝酒就迷糊了嗎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大家都如是說，但大家也似乎覺得雅嬾掌控著這位酒叔。

(二) 卓九脫險 全家團聚

盡管卓九斷了音訊，琳珍深信他們一家應該會團圓的。

來臺後，暢明、童慶一時找不到事，只有跟著琳珍住在台中。琳珍每天拿 14 元給小伙買菜，一天兩餐。昆生還要吃奶粉，日常的一切都得買，可以說任何東西都得要用錢。

大大小小一共十四個，中俊上省一中高一，中郎讀六年級、泰生讀四年級、岳生一年級，都在篤行國小，走小路要十五分鐘。

因為是第一次在台灣過年，而且也安定下來，於是買了一頭豬，就在後院自行殺了起來。事後雜貨定老闆說：「不能自家殺豬，是犯法的！」

年夜飯時，大家舉杯說出心願。第一心願就是卓九平安脫險歸來，其次希望大家平安、身體健康。

這年七月來了一次大颱風，大家沒有經歷過颱風，暢明還特別吩咐：「把窗子都打開，讓風吹過去！」

大家膽顫心驚地過了一晚，只見滿院掉了一地小芒果，大夥不知道怎麼吃這種青澀的果子，想要倒掉，還是倒餿水的太太說，可以放在米缸裡幾天，等變黃後就可以吃了；還有那一樹的小梨子，煮熟了吃；檸檬可以榨成汁，沖成檸檬汁，至於香蕉，以前在家鄉很少吃過，現在可以吃個夠，但相對的，蘋果、大雪梨就吃不到了。



卓九和琳珍賢伉儷

這年九月，琳珍接到卓九從香港寄來的信：

賢妻如晤：

你想不到會接到我這封信吧！其實，連我自己也不敢想到我還會活着跟你跟孩子見面。

我這一年的經過真是一言難盡，容來台後面述。

我現在辦理赴臺事誼，最慢十一月可與大家重聚。

辛苦你了

祝

好

卓九

這封信讓大家興奮異常。但暢明跟童慶，也認為他們該離開了，他們除了找台南的雅成外，沒有其他的人可找。琳珍很感謝暢明的一路照顧，也很捨不得跟他們分別，但也無法挽留他們！

另一個促成他們要離開的原因是，琳珍僅有的最後一筆黃金，因投資失敗，完全化為烏有。

經過情形是這樣的：卓九的部屬，原青島軍需張國岱的弟弟，張伯望投資運輸香蕉到韓國，利潤可觀。琳珍信任他們，沒有考慮也沒跟暢明商議，聽了他們的一番說辭，就將僅有的八十兩黃金交給他們，卻沒想到，輪船剛要進釜山港，碰巧韓戰爆發，輪船不能進港，弄得進退兩難，整船香蕉報銷，投資血本無歸。

琳珍失了最後的生活的資金，倒沒有哀聲嘆息，雖然暢明幫她要回十兩黃兩，但琳珍囊中無物是不爭的事實。

十月，暢明、雁秋，童慶、榮梅一起到了台南，找到雅成。雖然很不想看到雅孀的另一次熱潮冷語，但現在是心不由我，只好放下身段，總算在安平鹽場找到一份工作，暫時在一處廢荒的倉庫做為棲身之處。



卓九與琳珍結婚十四周年全家福

十一月初，卓九帶著簡單的行李，坐飛機到台北，一刻也沒有停，立即搭火車到台中，幾乎是最後一個人出站，見到久別的妻兒。

泰生跟岳生對父親已有陌生感，遲遲沒叫爸爸；琳珍跟卓九也沒有久別重逢的那份激動；抱在手裡的昆生，是第一次跟父親見面，卓九就像以前第一次見泰生一樣，平靜地看了一眼：「嗯，滿像個女娃兒！」這也難怪，快一歲的昆生，梳了個充天炮的小辮！

卓九一家七口算是大團圓了！

他知道琳珍投資失敗的事，卓九也沒責備。倒是張國岱心有不安，過意不去，特地告知卓九：「我哥在台北衡陽路有棟房子，軍長可以把它佔下，多少也值四、五十兩黃金！這事其它他債權人都還不知道，您不佔以後別人就佔了。」

卓九想也沒想，回答道：「投資失敗怨不得人，寧願別人負我，我不要負人！我們家一家團圓才是最重要的！」

就這樣，卓九一家雖不能說一貧如洗，但日子開始捱了。

卓九回台定居後，免不了很簡單地對琳珍跟孩子們，述說一下他三十八年跟家人失散後的一段作戰過程：「三十八年的長沙會戰、九月的衡陽會戰，之後的保衛戰，可說是驚

170 險危急，這不是一三言兩語說得完的，以後有機會要寫下來。總之，大環境失利，很多機關靠攏共黨、地方團隊的不合作，加上友軍的失利，我帶的部隊已成孤軍，邊戰邊退到中越邊境的平孟隘。進入越南國境後，地形不熟、語言不通，又不時與越共起衝突，加上補給困難、孤軍難掌，輾轉進入十萬大山，歷經不計其數的生死鬥、混戰、終至退至越南的平遼地區。此時南海失守，形勢惡化，法國見我國大局已失，更迫使我軍退回中國境內，否則要依國際公法，解除武裝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所有部隊進入宮門集中營。」

「爸爸，」岳生好奇地問：「集中營是什麼樣子？」

「我沒有進集中營，」卓九說：「我化名潛入到河內，變成一個小老百姓，好不容易辦好離開越南的手續，到了香港，跟你們聯絡上，終於來臺灣跟你們重聚了！」

「好棒喔！」辰生不禁歡呼。

但卓九回台後第一件面臨的不是自家的家事，反而是部隊的公事。事情是這樣的：100 軍副軍長是劉光宇，這位副軍長很海派、很自大、很官架子、很會打官腔、很能罵部下、但打起仗來就變了樣。卓九困在十萬大山時，有關單位撥有一筆公款交給劉，想不到劉不但沒有做為補助所屬的官兵，反而全落進自己的口袋。

這種貪污自然很快被戳穿，被好幾個人聯合控告、侵占瀆職。卓九才到台灣，劉立刻厚著臉皮請卓九替他想办法。

「你自己幹的事叫我怎麼幫你？」卓九說。

「卓公，」劉光宇跪在地，放下身段：「看在我是副軍長的份上，你要替我說兩句好話！」

卓九心腸再軟，也無法幫他說假話。

（三）芳鄰趙家 陰魂不散

生活是現實的。

卓九的部隊散了，但他的英勇作戰經歷不容抹滅。蔣公召見時，親自當面嘉許：「你的作戰奮鬥經過很好，不愧為一個革命黨員，現在從頭做起，你到陽明山受訓！」

訓示下了，但因人事凍結，說得老實點，因直屬長管不當道，卓九也不便申請復職，只得回台中閒居。

不知是上天的安排，還是緣份，久別的趙汝漢成為住在對面的鄰居。

在三十五年，小伙就領教了趙太太的那種狗眼看人低、諂上昧下的嘴臉。三十八年在長沙，趙汝漢來到琳珍住處，看見琳珍住處說：「大嫂，我們借住幾天！」，一家六口鳩佔鵲巢，白住白吃了一個月。住的那段時間，趙太太趾高氣昂，對杜占元很不客氣，不準占元在頂樓涼台晾衣服，占元不敢與她爭，只有忍氣吞聲，吃盡苦頭。

有一次，趙太太不但不許占元曬衣服，還口出惡言：「以後再晾在這裡，別怪我不客氣！」

小伙早就看不慣趙太太那種迎上欺下、趨炎附勢的態度，正好由外回來，看到趙太太又故態復萌，立刻跑上去，一手按著腰裡的槍，做掏槍狀，一手把趙太太曬的衣褲撥開，不客氣地說：「趙太太，請別得寸進尺，大家方便！別忘了，這是我們租的房子！你只是借住的客人。」

趙太太見小伙不好惹，乖乖離開。

「哼！欺善怕惡！」小伙還滿會用成語的。

趙家離開長沙時，連句感謝的話都沒說，拍拍屁股走人，好像是杜家欠他們的。

想不到，到了台中，居然成了對面而居的街坊鄰居。這下好了，趙太太見卓九閒賦在家，天天帶著卓九到外方城戰。

趙太太身高 178 公分，五十公斤的體重越發使她顯得瘦高，大家背地都說叫她「趙大個子」，她的牌技不錯，十打九贏。但常常被人看到她打牌使詐。但當場都不敢揭穿她。譬如她摸了一張牌，她一邊說：「自摸」，一邊很快地將牌一倒，你還沒看清楚她自摸的牌，她已將牌和在一起了，你若問：「你摸什麼？」，她就會瞪大眼睛反問：「怎麼？你還懷疑我詐胡？」

此外還有一招，就是當妳有大牌時，她就會出其不意地當你打出牌時大喊：「胡了！起碼胡」，然後很快地把牌和亂，你若稍有懷疑，她就板臉一板：「只有兩番的牌，我會騙你嗎？」

琳珍很少上場打牌，大多坐在卓九後面看牌，有好幾次，她就親眼看見坐在卓九下家的趙大個子詐胡，當時不好意思說穿，事後跟人說起，大夥異口同聲表示，都有這種經驗，但在趙太太面前，大家都禁若寒蟬，不敢吭聲說出來。

此外，卓九若是贏錢，趙太太就會自動吃紅，該輸兩百的，只給五十，然後說：「先給五十，五十吃紅，一百以後給！」但若卓九輸給她，一毛都不能少拿，若是卓九輸得多，欠她的錢，第二天一早，不是她家老二寶森來要，就是老三寶卿來喊：「杜伯伯，我媽要我來拿打牌的錢！」

卓九若沒現錢給，趙太太可以差使小孩一天來要五次，不拿到絕不罷休。

為此，琳珍跟卓九常起衝突。

「你幹嗎跟趙大個子那些女人打牌？」

「打牌還分女人男人？」

「她常詐胡知道嗎？」

「沒有證據就不要亂說！」

「我親眼看到過，別人也這麼說！」

卓九不想跟琳珍為這種事鬧下去，多半閉嘴不說，琳珍免不了自言自語道：「一個大男人老是跟些太太打牌，贏了錢拿不到，輸了錢一毛錢都不能少。」

但是琳珍的抱怨根本無濟於事，幾乎每天中午過後不久，趙大個子就過來，拉開喉嚨喊道：「老杜呀！該上班囉！」

然後兩個人擠上三輪車，到隔了好幾條街外的牌友家做方城戰了！

一直到四十一年春天，上面才有命令來，要卓九進位於陽明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。他被選為大隊長，結業後，又被選送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受訓，後雖受派留院任輔導員，但軍職尚未恢復，經代理主任的教育部長彭明公的極力推薦，並代為轉報總統，始特准發表中將高參，並仍兼任輔導委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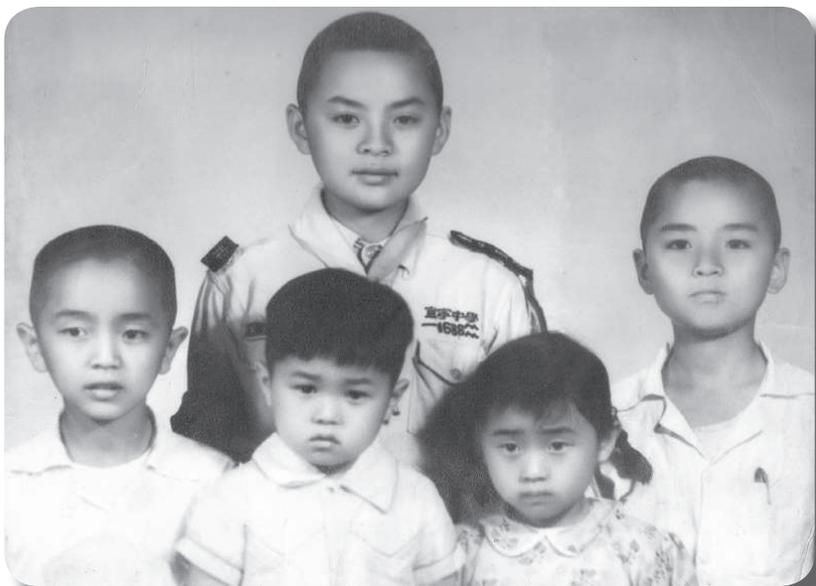
因而卓九唯有假期才能會回到台中家，那段「麻將生涯」，自然嘎然而斷。

(四) 琅珍有喜 嫁妝成謎

卓九未到陽明山受訓前，也嘗試著養雞。

小伙在屋左後方，隔了約十多坪的空地做雞舍，買了十幾隻小雞，開始養雞。卓九每天幫忙餵兩次，而打掃除糞的事都是小伙的工作。泰生滿喜歡雞的，沒事就幫著餵。小雞長得挺快的，兩個多月就有一斤多了。一天下大雨，泰生看見有隻雞沒有進雞舍，全身淋得透溼，泰生帶著斗笠，好心的要將這隻雞趕進雞舍，而這隻雞見有人趕牠，嚇得亂竄，泰生越急著要趕，雞就越竄得快，結果是泰生邊哭邊趕，那隻溼透的雞更是如驚弓之鳥，在園裡亂飛亂竄。

琳珍看到這一場人雞大戰，真是哭笑不得。
事後對泰生說：「一隻雞有必要這樣嗎？」
「雞好可憐喔！」泰生說。



杜家五傑：中間最高者是老大泰生，前排右起老二岳生 獨女彬彬、公兒昆生、老三辰生。

泰生上四年級，成績雖在前十名，但在校很拘謹、膽小。他當選過百米短跑選手，跑到一半，居然跑到其他選手的跑道而被取消資格。在家他最大，點子不少，他把小店買來玩的小化學片子收集好後，自行再作成抽獎遊戲，跟岳生在門前做起生意，還有小朋友以一毛錢一次來抽獎呢。

他還在大芒果樹上，利用樹幹的架構，做了一間小屋。他跟岳生沒事，就爬到小屋裡玩，辰生要上去，兩人說他小，不許上去，辰生哭著去向姆媽告狀。

泰生也幫小伙在屋外空地種菜，有一回他跟琅珍冒著大雨去摘菜，琅珍一個不留意，滑了一交，腳被水溝割了一道，一時鮮血直流，把琅珍跟泰生嚇得哭了起來。

有一夜，十五隻已有兩、三斤的雞，居然被偷個精光。

「真奇怪，」琳珍說：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聽到一點動靜？」

大家百思不解。最後岳生下結論：「一定是小偷下了迷魂藥，我們都被迷住了！」

過了兩天，小伙又買來不少來亨蛋雞。三個月後，天天都可以撿一兩斤蛋，那時豬肉一斤十四元，雞蛋就要八元，滿好賺的。

一天放學回來，岳生高興地對琳珍說：「姆媽，我在路上檢到一隻雞耶！」

「雞呢？」

「放到雞籠裡了！」

「該死！」琳珍罵道「趕緊叫小伙把那隻雞丟掉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岳生不解。

「人家丟的瘟雞！」

小伙立刻把長得比較大的雞，拿到市場賣給雞販，其餘的果然沒幾天工夫，全死光光！

來台灣的第二個農曆年的年初一大早，小伙開門看到中郎含著淚站在門口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小伙驚訝地問。

中郎只流淚不肯多說。進到客廳後，才對琳珍說出原由，知道他由鹿港離家出走到台中。

原因得從頭說起：

因為雅成只有一個女兒國勝，琳珍就明著說，把中郎給雅成做兒子。雅成這個人，不說好，也不說不好，照樣喝他的酒，似笑非笑只嗯嗯哈哈，讓人搞不懂是答應還是不答應。雅嬭倒是一口說好，但卻沒有把中郎當兒子看，在旁人面前，表現得可親、慈祥，又摟又愛地說中郎的好，但實際上雖沒有到凌虐的地步，但不時的冷潮熱語，生活上也是不聞不問。

中郎過一個夏天，只有一件汗衫，每天洗完晾一晚，不管乾了沒有，第二天照穿。

過了半年「鹽場少爺」的日子，中郎再也忍不住，在大年初一，一早由鹿港直奔台中。

琳珍只得留下中郎，開學送到篤行小學讀六年級。

這一年過年，卓九還有意無意做了一件好事。他把老鄉謝恆德帶回來過年，介紹給小姨子琅珍。

琅珍還真跟他滿談得來的。

她那年二十三歲，念了一年台中女中的高三，畢了業也不怎麼想考大學，一來成績不怎麼好，二來年齡也不小了，三來只靠著姐姐琳珍，心理也不好過，現在姐夫介紹一個對象，雖然比自己大了十一歲，但姐夫也比琳姐大十三歲，不也很好嗎？

「他現在只是個師專的小職員，很窮耶！」琳珍說。

「我不嫌！」

「可是你看他，又抽煙又咳又瘦——」

「他說會戒煙！」

「這樣吧！」雅嬭說話了：「雅成是你們方家唯一的長輩，妳就像我的女兒，我當然為妳好，只要謝恆德拿出醫生證明他身體健康，我們就答應這門親事，我可以替妳出嫁粧！」

沒兩天，恆德吹著口哨進到杜家，送上一張醫院證明，他贏得琅珍。

「琳珍，我一直把你們當我的親姪女看，很想給琅珍一筆大嫁妝，可是你嬭我沒錢啊——」雅成嬭苦著臉對琳珍說。

琳珍拿出二兩黃金，送到雅嬭的手裡：「就說是您送給琅珍的嫁妝吧！別說是我給的！」

176 做姐姐的琳珍送了琅珍一條金鍊子，這是她的親妹妹的大喜。

琳珍不太清楚雅孀如何處理給她的金子，她也沒過問，心想應該不外乎一些家俱，手飾吧！

後來，才知道雅孀只送兩個紙皮箱和兩件普通的衣服給琅珍。

琳珍傻眼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她明明給雅孀二兩金子，只買了這些嗎？

「好小氣唷！」上二年級的岳生說。

（五）居模範街 芳鄰融洽

卓九現在雖是中將高參，一個月有一千多塊的月薪，但依然入不敷出。

他跟琳珍商量決定將時代路的房子賣掉，換間小一點的。他因要到台北上班，找房子的事只好靠琳珍了。當然，



卓九夫婦與五子女及侄兒中俊（中立者）攝於台中（民國五十年）

時代路的房子先要賣掉。紅條子剛貼，就有人出價 20 兩黃金，還付了 1 兩黃金當定金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伙到路口的小舖買早點，說起賣房子要搬家的事，老闆問：「賣多少？」

「20 兩！」

「哎呀！你們賣的太便宜了，這兒的行情，你們的房子至少可以賣 25 兩以上！」

小伙趕緊回去告訴給琳珍。

「可是我們收了人家的訂金呀！不賣要賠一倍耶！」

「一倍也划得來，」讀四年級的泰生說：「若是房子賣到 25 兩，扣掉 2 兩，還有 23 兩呀！」

「是呀！」琳珍說：「泰生的數學滿不錯的嘛！」

「才不好呢！我最討厭數學了，什麼雞兔同籠啦，植樹啦，行程問題啦，好煩人！」

「你不喜歡數學，那喜歡什麼呢？」琳珍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！」

「我知道！」一旁上一年級的岳生說：「泰哥喜歡雞，我喜歡鵝！」

「我喜歡狗！」辰生說，他上幼稚園。

「我討厭貓咪！」四歲的彬彬說。

小五昆生這時被榮梅帶到安平，她把昆生當自己的兒子，琳珍還是沒有機會帶自己的孩子。

「五個孩子都有人幫我帶！」琳珍每次對人這麼說，不知是欣慰還是遺憾。但包括琅珍在內，都認為琳珍是個好命的女人！

買主果然不同意，他知道房子買的便宜，堅決要買下，即使賠一倍定錢也不行。

小伙這個人有個脾氣，對方愈不講理，他就愈不饒人。他對買房子的人說：

「先生，我們都是逃難到台灣的人，也都是靠點積蓄吃飯的人，那個不想多一點本，日子過好一點？我們先生是位戰績一等的將軍，現在兵沒有了，權也沒了，但他的功蹟還在。現在好不容易上面派個差事，靠著一點薪水養家，我們太太是好人，養家、理家也夠累的，把這房子賣掉，換個小點的，還不是想換點生活費？可是這房子，真的現在不想賣了，我們也依規定賠了加倍的訂金，沒有讓你吃虧，我是

178 太太的副官，」小伙的語氣、臉色開始變了，：「是講理的人，相信你也是講理的人，大家依規定辦事，很好，要不然，大家都不好。」

琳珍沒想到沒讀過書的小伙，會說出這一段話來。

小伙的臉色不太好看了。

對方看看小伙，又看看琳珍知道也硬不到那個地步，拿到賠的金子跟訂金走了。

後來，房子以 26 兩賣掉，又以 14 兩買到模範街 21 巷的房子。

這裡是一棟兩戶的日式住宅，每戶建坪只有 25 坪。進房大門後，有一個小小的玄關，左邊是一間約九、十坪的客廳（隔壁就是另一戶的客廳），玄關後是間約五、六坪的臥室，玄關左邊是間約四、五坪的起居室，過去是廚房，往右是小小廁所。

房屋的前後跟側面，有不太大的院子。這些一式的房子，以前都是日軍尉校官級軍官的宿舍，每條巷子每邊有五棟，可住十戶，兩邊共可二十戶，但有幾戶因為都是裝甲部隊所屬的，一戶住兩家，幾乎都是上尉、少校階級。因此 21 巷共住了二十四家。

這兒的房子當然沒法跟時代路的房子比。時代路是高級軍官的房屋，這邊是中級軍官的房舍，而街對面的房子更小了，是士官級的房舍。

剛搬來模範街，有兩樣不同的感覺：一是房間小，格局小。另外就是鄰居近了，隔壁的人家就好像隨時都會出現在你的面前，隔著竹籬笆就可以聊天，尤其是廚房的這一邊，還共用一個水龍頭哩！

模範街的巷子有十五公尺寬，出了門，走不到二十步，就可以到對面家串門子了。隔壁的自然更是方便，各自站在院子裡就可以擺龍門陣。

因為房子小，琳珍就在廚房外的院子加蓋了一棟水泥屋，分成三間，一間餐廳，接著是廚房，再過去一間約三坪房給小伙睡覺，原來的廚房改成一間臥室。這筆錢不是小數目，正好朱佩漳當時在一家營造廠工作，他利用機會，弄了一些紅磚、水泥、石子、瓦片，請了兩個工人，一個星期完工。

孩子們晚上是睡在客廳的壁廚裡，泰生、岳生分上下舖睡一格，辰生、彬彬則睡另一格，晚上睡覺，白天紙門一拉上，任誰也不知裡面是個睡舖。小五就跟琳珍睡。原來的廚房就成了小孩的書房。

不久，大家受不了日式廁所的味道，琳珍問小伙可有辦法借到錢，把廁所改建抽水馬桶，順便增建一個浴缸跟熱水爐。

「這兩件事很重要，一定要辦好」琳珍說：「只不過，錢是一個問題！」

琳珍是從不理財的，一切都由小伙經手。但她知道錢不夠用。

卓九自在國房部掛上中將高參後，一個月的薪金是新臺幣 2000 元，但每月基本開支要 2500 元以上，透支部份就要靠小伙了，小伙沒有收入，怎麼周轉呢？

這就要說到他的幾位好友了。

第一位是張經武，山東膠縣人，家境不錯，共黨來前，自己一人跑到青島找到老鄉張小峰，小峰後來是趙汝漢的科長，而趙後來又成了卓九的鄰居，王小伙因而認識了經五。他那時在師範院校後的武廊巷開雜貨店，生意很好，一天的生意都有千元以上，需要幫手。小伙在中午送好便當後，就到經武店裡照顧店面，經武則外出批貨、收帳等。小伙手頭不便，就在經武這兒周轉，改廁所、建火爐自然都由經武處借用。

當時小老百姓，包括軍眷在內，十家有九家都入不敷出，捉襟見肘。鄭太太、蘇太太、趙太太、秦太太——只要遇到需要錢周轉時，都會找到小伙，小伙就由張經武處周轉。此外還有董家昌、許康定、張國華等都成了好友。

「哎呀！是的嘛！」鄭太太常說：「王小伙簡直就是我們的財政部長嘛！」

琳珍第一個認識的是右邊住的王醫官太太。王醫官個子高而瘦，山東潮州人，部隊的軍醫出身，因非正規出身，所以無法開業。王太太胖胖的，喜歡說兩句幽默話，笑的時候，顯得和藹的感覺，但她臉蛋並不秀氣，有著北方女人的豪氣，正直而誠懇，所以那種和藹，就少了可親。他們有兩個女兒，大女兒淑德跟彬彬同歲，小女兒淑夢跟昆生同歲，

180 肚子裡又有了第三胎，盡管夫婦倆表示男女都無所謂，但大家都希望這一胎是個兒子。

不久，搬來了鄭先生一家，原來依裝甲部隊規定，一棟應住兩家，那間較大坪的房子就分配給鄭家，王家只得退讓。嚴格說，這種規格的房子，要平均分配給兩家，還真不好分配！

鄭先生常年在外島，在家的是鄭太太跟她的兩個女兒瑞梅跟瑞怡。

鄭太太是個個性特異的女人，要怎麼說她呢？琳珍說不出，有次當著鄭太太的面，泰生對鄭媽媽倒有一針見血的幾句話。

「泰生，你說說鄭媽媽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？」鄭太太笑著問泰生。

「我說了鄭媽媽不要生氣！」

「當然不生氣！」鄭太太依然笑嘻嘻地！

「泰娃仔說說看，對不對？」琳珍也想聽聽兒子說些什麼？

「我覺得鄭媽媽心直口快，有事沒法放在心裡，一定要說出來，鄭媽媽也愛吃好的，但又不喜歡做，說得不好聽就是好吃懶做、喜歡享受，熱鬧。可惜沒有嫁給有錢人，但是心腸好、不會害人，主因是鄭媽媽膽子小。對不對？鄭媽媽！」剛上初中的泰生說。

「哎呀！」鄭太太笑得張大嘴：「是的嘛！泰生怎麼那麼了解鄭媽媽？是的嘛！一點也沒錯，鄭媽媽以前是山東濟南有錢家的鹽商之女，自小享受慣了。是的嘛！哈！哈！」

「是的嘛！」這三個字是鄭太太的口頭禪。

有了這麼一位鄰居太太，琳珍每天的日子可不會單調無聊了！

鄭太太喜歡打牌，起先是鄰居幾位太太湊成一桌，琳珍坐在旁邊觀戰。有時候三缺一，琳珍就上了桌。漸漸地，固定的牌搭子形成了：琳珍、王太太、鄭太太、隔壁巷子的陳太太。

漸漸地，鄭太太的牌局有點變了調。起先是因為牌角多，主人鄭太太就不上場，變成招待員負責茶水跟飯菜。鄭太太是個會享受的人，喝必龍井、吃必魚肉，把牌友服侍得

十分周到，於是有人過意不去，建議凡上場打牌者，上桌前就拿出 20 元做為服務基金。如此以來，鄭太太家幾乎天天都有牌局，熱鬧得很。

鄭太太對這種生活很滿意，她不但全家每天飯菜錢省了，而且日子過得熱鬧。

「我就是喜歡熱鬧，」鄭太太笑開了口：「是的嘛！天天快快樂樂地多好！」

所以鄭太太每天腦子裡想的就是：如何找牌角，下午茶吃什麼？晚餐吃什麼？宵夜弄什麼？

琳珍雖愛摸十三張，但不會天天上場。一來她動作慢，打牌一多，別的事全停了擺。再來她睡眠本就不多，打牌往往都到午夜才散，雖住鄭太太隔壁，回家雖不要一分鐘，但等她洗好澡上床都已臨晨兩三點，她又有躺在床上看書的習慣，等她入睡就已三四點了，泰生們上學，她就起床，不是因為要準備早餐，而是她已睡不著了。

所以說，琳珍雖愛方城戰，但一星期只能頂多打兩、三次。不過她打牌有個脾氣，不上桌則已，一上桌至少要打十六圈，越久越好，若一開始說明只打八圈，她是情願不上桌的。同時打牌有個原則：鄭太太找她，她會答應，但她從不主動找人打牌。



旗袍娘子軍，左起第三人是琳珍

這可能跟她個性有關。鄰家太太上門跟她串門子，她可以跟人聊個沒完，但她可從不到鄰家找人串門子。對面的蘇太太，長沙人，蘇先生是裝甲兵的上校一個月薪水是 800 塊，跟其他軍人家庭一樣，每月中旬剛過，薪水就見了底。

她不時來找琳珍，每次的過程大致是這樣：

推開竹子大門，用高一度的長沙腔調喊：「杜太太！」，然後邊說邊走到廚房，再度拉開喉嚨：「杜太太！有煤球沒有？借兩個，剛好用完了！這煤球越來越不經燒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然後就會說一堆：「日子怎麼過呀！一個月不到 800 塊，不夠用呀！杜太太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你說是不是？」是蘇太太的口頭禪。

因為有小伙掌理家事，琳珍是不經手金錢的。卓九的薪水一個月接近 2000，也是不夠用，都是小伙跟張經武周轉，所以琳珍盡管知道家用不夠，但她不操這個心。

對蘇太太、鄭太太、王太太、徐太太、錢太太這幾位裝甲兵眷屬的入不縛出，琳珍是了解的。王太太因為先生是醫官，除了 800 元外多少有點加給，咬緊牙關勉強過日子，不會向人借貸。鄭太太打牌一級棒，十打九贏，外加有時抽頭、向小伙經手借點錢周轉，也就打發過日子。蘇太太時不時向小伙或琳珍借煤球、借油、借米，多半沒還，琳珍也從不放在心上，只要對方肯向她借，她都二話不說給人方便。巷口的錢家原先也是苦哈哈的，後來改善了，聽說是中了愛國獎券的頭獎，是真是假，一直不能確定。

蘇太太後來不再借米、借煤球了。原來家裡來了一個洪少校，三十出頭，是位翻譯官，蘇太太說是她的遠房表親，給大女兒、大兒子補英文。後來蘇太太終於對琳珍坦白：「杜太太，日子不好過呀！我家老爺血壓高，不知何時一下子走了，叫我跟孩子怎麼活呀！洪少校雖然比大丫頭大了幾歲，但人不錯，學問也好！我就把他當自家人了！你說是不是？」

道理很簡單，洪先生幫助了蘇太太，也贏得了一位年輕的老婆。果不久，蘇家一家搬到中壢，洪翻譯官也成了蘇家女婿。

此外，斜對面的林家，是這巷子裡唯一臺灣人，前幾年也很苦，經常向小伙借米、借油的，琳珍都不要他們還，她是見不得人苦的！後來林先生弄些小玩意，找到了門路，生意漸有起色，這才改變了生活，林太太用半生不熟的國語對琳珍說：「妳是好人啦！」

這巷子還有徐家，是少校指導員，有五個孩子，一個月只有五百多元。徐太太雖然不到四十，但蒼老如六十，一年四季穿著破軍衣，整個頭髮都已花白。小伙知道，他們一家七口，每天生活費嚴控在 15 元，小孩帶飯只有兩樣蔬菜，不是豆角就是茄子。晚餐是一鍋白菜煮蘿蔔。琳珍很同情徐家，但不知該如何幫助。

「徐先生一家人是不沾別人一毛一分的！」小伙說。

後來大女兒高中畢業，到清泉崗機場美軍機構上班，認識了一位美軍大兵，婚後到了美國，並且將全家也接到美國。

總而言之，那年頭，家家經濟不寬裕，生活都苦，都有難念的經！

（六）人性各異 令人寒心

中國俗語說：「遠親不如近鄰」，琳珍知道這句話，但她沒法從這話理體會出函義。只因為她心太單純、太善良。

她對雅成叔好得沒話說，對雅嬭也是。但雅嬭只有張嘴，心裡也只有錢。來台灣前，你怎麼跟她聯繫，就是沒有回音，到了台灣，第一次到台南拜訪，雅嬭的那種口是心非、虛偽應對的態度，任誰都感覺出來，但琳珍不以為意，依然是雅叔前雅叔後，她是真的把他當做長輩。

後來雅叔調到彰化鹿港當場長，每年過年，年初二琳珍帶著孩子到鹿港，把雅叔的家看成娘家。雅叔後來又調到南臺中，琳珍更是一有空就去問寒問好，送瓶好酒。

雅嬭見了泰生岳生等晚輩，她可以溫柔而親切的口吻說：「泰生呀，你們有空跟弟弟來婆婆家玩！我做紅燒肉給你們吃！」但是，說是這麼說，也沒有付諸事實。讓泰生兄弟打內心裡感受不到長輩的關懷與愛護。

模範街的幾個芳鄰，相處得不錯，但對左鄰的趙家怕是個例外！

說起這位趙芳鄰，誠如小伙說：「真是陰魂不散！越住越近！」

原來此趙就是在衡陽不讓小伙領米、長沙不准占元晾衣而與小伙起衝突、時代路住在對面帶卓九去打牌輸錢、打牌搞老千而沒人敢揭穿的那位趙大個子！

在琳珍搬到模範街不到兩年，趙家也搬來左緊鄰，只隔了一排竹籬笆，更同用一個水龍頭。

按說這麼一個有十數年交情的友人做近鄰，應該是很難得的。

但是，不是這回事，這怎麼說呢？

就從趙大個子這位女主人來說吧！她是一個絕對狗眼看人低、嘴裡不饒人的典型代表。能利用上的人，對她有好處的人，她表現得親切、熱忱、大方，反之，她的態度就是冷淡、不屑、揶揄，甚至對外說壞話。

她有六個孩子，大女兒寶蘋，長得漂亮，但眼睛長在頭頂上，趙太太當然把她當寶貝，逢人就誇，讓這位美女兒更是瞧不起別人，她是絕不輕易跟人打招呼的。泰生有點怕遇見她。

老二寶恆，跟泰生同歲，但一看就比泰生精靈，泰生因經常跟他打交道，覺得他很滑頭，賺別人的便宜，也會算計人，甚至打牌時跟他媽一樣會偷牌。老三寶麟跟岳生同歲，人較正派，老四寶青是女孩，跟彬彬同歲，滿活潑的。老五寶聲，個兒很高，很會說話。老六比昆生小一點，因為有癲症，影響到智力，說話不太清楚，但他的表現讓人感覺，他應該是智力有障礙一群中最聰明的。

趙家住在隔壁，可令人有些受不了。

首先，趙家為了加蓋廚房，硬是將房子超越過界約半公尺，等小火伙發現房子已蓋好，小伙心有不甘，告訴卓九，卓九以和為貴，就對他說：「算了吧！都是老關係的朋友了，不跟他計較了！」

小伙還是不平，就跑去找趙太太：「妳們家廚房超過我們家半尺了！」

「誰說的？」大個子瞪著眼，插著腰問：「你量了地嗎？」

「不用量，看就知道！」

「哎呀！你真有本事！告訴你，王小伙，不是看你是杜先生的老人，我可要跟你沒完沒了！」

依小伙的脾氣，他是不會如此罷休，但他說得對：「我也是看著我們軍長大宏大量不跟你計較，可也請趙太太別欺人太甚，若太過火，老天沒好報的！」

趙太太很惱火，但她也沒輒，因為她有很多地方得求著小伙，譬如客人來了，她得向小伙借碗筷、凳子、菜盤子；平時要借的東西更多：油、鹽、薑、蔥、辣椒等廚房做菜的作料。

下雨天，寶青、寶聲借雨衣、斗笠；寶聲還向昆生借過球鞋，一直沒還，直到昆生想起他的鞋子少了一雙，向寶聲要回已是成破鞋了！

「趙家孩子也肯向人借，」琳珍有一次跟王太太聊起趙家小孩敢於借東西時，忍不住說：「換了我們家小孩，還不敢去借了呢！」

「可不是，」王太太說出她的經驗：「他們那個寶聲也可憐，什麼都沒有，常跑來借筆、斗笠什麼的！難不成趙家窮得這樣？不是國大代表嗎？」

琳珍笑著回答：「當然不是窮！是大個子不管孩子！」

「也要孩子肯去借呀！我們小孩打死也不敢向人家借東西！」

借借東西還是小事，琳珍最怕的是那張到處亂講的嘴。

「杜家的老大沒出息，考不上大學！」

「王小伙很不懂規矩，敢跟我頂嘴！」

「我們蓋廚房關杜家什麼事？還好意思說我們佔了他們的地？」

「我們家寶蘋，誰不知長得漂亮，難怪一考就考取空中小姐！」

「杜太太打牌慢透了，以後真不想跟她打牌！」

但是，趙太太把錢借給弟弟作生意作垮，變成囊中羞澀之後，她的態度還改了不少，對小伙和善了，因為她希望經小伙之手，借錢周轉；牌也少打了，不時過來找琳珍聊天，看見送來的酒沒動，就自做主的說：「我知道你跟卓九

186 都不喝酒，我來幫妳喝吧！小伙，有沒有雞蛋，我來煎個蛋下酒！」說完，就自顧自炒蛋喝酒了！

辰生看不過去，偷偷對琳珍說：「姆媽，趙媽怎麼這樣？」

「沒關係，反正我們又不會喝酒！」

想想看，有這種近鄰好嗎？

也不知是天咒，還是地怨。這位高個女人在她剛過四十六歲的那年農曆初二，給她乾媽拜年時，一頭栽在地上，一命嗚呼。那些被她罵過或見過她要老千的，本著人死為大的古訓，沒有人再說什麼話了。幾位老舊屬的眷屬們發起做孝服、摺蓮花等活動送她的終，總算盡到朋友一場！

不過，泰生一直有不平：「她是長輩，何苦罵我，我沒有做錯什麼，她幹嘛在外罵我沒出息！」

「跟死人計較啥？」琳珍對兒子說：「人，要寬厚待人！」

（七）別了台中 北上新店

台中住了十七年，孩子們一個個都大了，連昆生都要考大學了。泰生大學畢業，在台北教書，岳生也已畢業，而且跟同班同學費鼎漪結了婚，費在台北做事，自己卻在台中工作，這樣過了半年，總算調到台北，兩人租房定居，辰生跟彬彬分讀中原理工學院跟淡江大學。幾年來的學費跟生活費，都是靠著小伙跟老潘周轉過來的。

說起老潘，在模範街可說是個傳奇人物。江西人，說的江西土話，除了小伙，沒人聽得懂，他十八歲時被抓當兵，就跟著施軍長，到了臺灣跟施家失了聯落，不知怎麼的，跑到臺中想找施軍長，竟給他找到了，但又因跟施太太處不好，就自個幫當時駐守模範東巷的一些美國大兵掃院子、整理門窗、圍牆等賺工錢。他賣力，認真、可以從眼睜開做到晚上閤眼。他將錢完全存著，自己只吃些饅頭大蒜、醬菜，終日光腳，一套衣服穿到破。後來他懂得將錢借給人拿高利息，這樣搞了兩三年，錢滾錢，有了一、二十萬，自從認識小伙後，只要小伙出面，他都肯把錢外借，若是小伙要借的，就只拿一點利息，小伙經手的利息雖高，但還是低於銀行，更低於民間借貸。

因此小伙成了摸範街有名的『借貸經紀人』了，老潘就是『借貸債權人』！

十多年下來，杜家的經濟情況就是這樣。

這其中，有兩次可以賺錢的好機會，但都被趙汝漢一句話化解了。一次是卓九到北屯看朋友，看到一塊地賤賣，一坪只要 10 元，有 1000 坪。回來給琳珍說，琳珍還沒表示甚麼，卻被旁邊的趙老頭無意中聽到，丟了一句：「買地幹什麼？要那麼多地幹什麼？」卓九就沒積極去進行了，後來不到半年，一坪漲到 150 元。另一次是卓九到向上路的農場散步，看到轉角的店面出售，問了價錢是 12 萬，卓九只肯出 9 萬，回來問小伙，多少可以買下？小伙認為 10 萬就可以考慮，但不知怎麼又被趙老頭聽到，他丟了一句：「買個店面幹什麼？你會做生意？」後來，聽說這店面值上百萬！

「為什麼我們的財路，老被那個趙老頭檔了？」昆生很不解。

這時，正好岳生來了一封限時信：

爸媽：

您們好，有件事跟你們商量一下。鼎瀚服務的裕隆公司跟建商合作辦理房屋建設，已推出位於新店十二張路的一棟四樓公寓，現還有二、三樓兩戶，我跟鼎瀚覺得，我們應該搬來北部了，泰哥也在台北做事、辰生、彬彬都在台北念書，小五現又在台北補習，將來八成也會考上北部大學，我們實不必住在台中了。

現在只要請王副官張羅預付頭款 7 萬元，即可定下。餘款我跟鼎瀚將每月付清。

您們認為如何？請速決定回音

祝

大家好

兒岳生、鼎瀚敬上

接到信後，問小伙可有辦法弄妥 7 萬？小伙不假思考立刻點頭：「我找張經武！」

卓九跟琳珍商量，決定搬到台北。

（第九章完，待續）